2023年1月14日 第2期 总第1256期 MODERNWEEKLY.COM RMB ¥20 HK $25

周末画报

世界新公民读本

MODERN WEEKLY

STYLE

BEYOND THE PAGES

阅读未来

未来的阅读将如何发展？我们还会重回一个能沉下心来、相互理解、认真体会的时代吗？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如今还能看到许多对阅读未来的思索、担忧或憧憬，意味着深度体验时这种脊柱与灵魂的震颤，仍被很多人珍视、留恋。

未来阅读的复兴，可能无需向外扩张，只要重新向内，走近别人的思想和灵魂，再度触及我们自己的心。

本期封面故事，热爱阅读的《周末画报》邀请专注虚拟设计的纽约创意组合Superficial创作了一系列畅想未来阅读的虚拟作品，并和他们聊了聊科技趋势可能为泛感知体验带来的全新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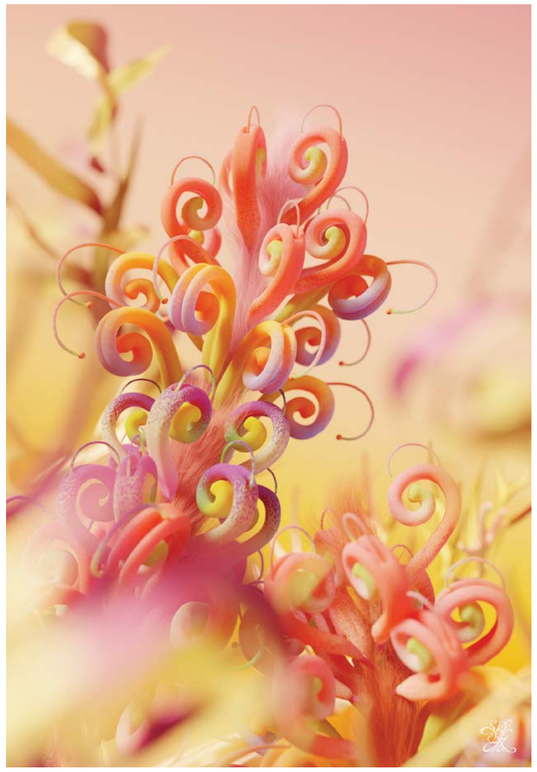
对我们人格影响最深的，往往是一些生存之外非必要的体验。爱玩文字游戏的王尔德，将阅读看作这类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你的无心插柳的阅读塑造了如今的你。这一进程几乎是不可抗的（It is what you read when you don't have to that determines what you will be when you can't help it.）。然而，今天，还有人在认真阅读吗？在信息爆炸的碎片化时代，深度阅读的式微，每个人都深有体会，恐怕已不需要罗列数据来支撑。纳博科夫曾说，评判一本书好坏的标准，是看它能否令你的脊柱战栗。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如今还能看到许多对阅读未来的思索、担忧或憧憬，意味着深度体验时这种脊柱与灵魂的震颤，仍被很多人珍视、留恋着。

回顾历史，物美价廉的阅读资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也就是上个世纪的事。而为了让阅读与时俱进，人们一直都在努力尝试。2018年，纽约公共图书馆曾在Instagram开启#InstaNovels 计划，邀请设计师为《爱丽丝梦游仙境》、《黄壁纸》、《变形记》等名著的一页页白纸黑字增添一些设计巧思，利用限时Stories和归档Highlight功能吸引大家阅读。在代表速食文化的社交媒体上读书看似不可思议，因为阅读所需要的专心与沉浸，正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世界相对欠缺的。

而在纽约创意组合Superficial背后的两位数字艺术家Belinda Chen和Andrew Kupresanin看来，支持元宇宙概念的虚拟技术很可能改变这种局面，彻底革新未来的阅读方式。这种转变不仅在于媒介，更在于精神：因为阅读的媒介一直在演进，从陶土、竹简、纸张到像素点，时间自会给出答案；但媒介再新奇，人们读的时常还是很久之前就已存在的东西。文字也好，图像也罢，沉浸在内容中、脊柱战栗的那刻，我们的灵魂便与许多来自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素未谋面的他人产生了共振。而这份直达心底的感受，或许才是技术回归的方向。

阅读有时很难——需要合适的环境、合适的心情。但阅读也十分简单，不用复杂的设备，随时随地都能开始。因为这种体验方式的完整，不靠眼睛，不靠耳朵，而是在每个人无比精妙的大脑中进行。未来阅读的复兴，可能也无需向外扩张，只要重新向内，走近别人的思想和灵魂，再度触及我们自己的心。

监制 高迟
撰文 SK
编辑 小唐
封面创作



“当人们想阅读这类文本时，回归纸质书可能总有着一股吸引力。数字领域目前并没有覆盖人类经验的全部范畴，其进展大都集中在视听方面，而触觉、嗅觉、味觉的数字化则相对不足。或许当沉浸式技术能将那些微妙的感受令人信服地带入数字阅读体验时，我们就会失去对纸质书的怀念，彻底完成这个过渡。”

Superficial经常与商业品牌进行虚拟时装视觉方面的合作，那这次与《周末画报》的合作体验如何？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不一样的挑战？
与《周末画报》的合作专注于静态图像，是通过单一的视觉传达概念和故事，这很好。和商业合作相比，这是一种不同的图像制作方法，我们的商业合作通常采用动态或互动的视觉形式，可以跨越多种媒介。

你们为《周末画报》创作的封面作品主题是“未来的阅读”，为什么会想到用“transformation”（转变）的概念来呈现这个主题？
数字媒介的引入，使阅读在近年来经历了相当的转变（以及可能更重要的是，数字媒介对写作与出版领域的影响）。无论它未来具体走向何方，随着数字化趋势朝更沉浸式、更强调互联的方向发展，阅读的转变一定还会更加深远。

进入21世纪后，一切的确都在数字化，而阅读数字化的进程好像相对慢一些。虽然我们有Kindle，有电子书，但传统纸书其实仍在人们的阅读中占一半左右的比重。你们觉得这是为什么？
就个人经验而言，人们比较不愿意完全转向数字化的阅读种类是小说和长篇阅读。这类文本的写作目的，通常是为了从现实中暂时逃离和放松。鉴于对许多人来说，数字屏幕是他们的工作场所，且往往是分心和压力的来源，因此在想要放松的时刻，选择与之分离的纸质阅读就很好理解了。

当人们想阅读这类文本时，回归纸质书可能总有着一股吸引力。数字领域目前并没有覆盖人类经验的全部范畴，其进展大都集中在视听方面，而触觉、嗅觉、味觉的数字化则相对不足。或许当沉浸式技术能将那些微妙的感受令人信服地带入数字阅读体验时，我们就会失去对纸质书的怀念，彻底完成这个过渡。

你们平常会在什么时间地点、以何种方式阅读？在阅读中，你们最看重的条件是什么？
我们的阅读场景，通常要么是睡觉前，要么是周末喝咖啡或坐在公园里，也有很多时候是通勤途中。最令人愉悦的阅读条件是安静祥和的环境，比如在家，或有大自然声音的户外。如果在公共场所，那也可以，因为当你沉浸于阅读时，周围的嘈杂会变得更像是背景噪音。

“沉浸”正是阅读最大的魅力之一，能否说说曾令你们印象深刻的“沉浸在一本书中”的经历？
我们最近刚读了刘慈欣《地球往事》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三体3：死神永生》，这本书很棒，简直令人手不释卷。书中对遥远未来、多维空间体验的描绘和想象非常迷人，绝对是身临其境的阅读体验。

虚拟技术会为未来阅读的沉浸感提供更多支持，但这在封面作品里表现得比较抽象。虚拟技术具体可能为阅读带来哪些全新的沉浸式体验？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简称AR）和个性化阅读体验的应用程序。存在于现实世界读者身边的物体，以及读者身体的移动，都可以在人工智能语言模型的帮助下实时交织到故事中，就像过去那种可以自己选择情节的冒险故事书的加强升级版。

到了更远的未来，我们就能看到全新的阅读形式出现了。随着我们与信息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直接，思考、感觉和阅读可能会融合成一个无缝衔接、包罗万象的知识流。

简单易得的信息带来了便利，但也让人变得过于依赖直接迅速的感知，而缺乏耐心去深度理解。你们认为，元宇宙，或任何未来科技，会给人们重新创造一种能沉下心来的大环境吗？
我们是怀有希望的。目前，数字内容供应商之间正在竞争，想要抓住我们每一秒的注意力，而他们采用的策略并非都能导向最具思想性的内容。在我们看来，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而非信息本身是否简单易得。元宇宙则恰好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的机会，让我们考虑放弃这种将“引人注意”放在首位的激励系统，从而转向鼓励人们放慢脚步、深入思考的新模式。

获取内容的途径越来越多，所以阅读渐渐式微了。但在所有体验方式中，阅读是否存在某些无可取代的优势？
阅读是一种相当抽象的信息传递形式。画面并不总是完整的，某些细节总得被抽象处理，让读者发挥想象力去填补空白。即使文字描述是对图像或故事最详细的说明，每个人仍然会以自己的方式和角度来想象这个故事。这使阅读成了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体验，因为在脑海中形成的图像，虽由作者引发，却受到读者个人历史和观点的影响。这样一来，与其他形式的体验相比，阅读就有了深刻的区别和力量。

说到未来阅读，我们都会讨论技术、媒介的演变。但始终不变的是文字、内容，这或许才是书籍的本质。你们最近有没有在任何地方读到什么特别喜欢的内容？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们最近读到并喜欢的书包括Liam Young的《星球城市》（Planet City），它探讨了一个关于未来城市的想法，在这种城市里，所有人都生活在地球上人口密集、生产力强大的一小部分地区，其它部分则留给自然，让其自我修复并重新野化。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ERE》封面

耿大有
可读的音乐，
记忆的锚点

采访、撰文 邢韵　**编辑** LEANDRA

承继瓦格纳的“整体艺术”观念，青年艺术家耿大有将自己的一切创作想象成“剧场”。剧场里自然不能少了声音——这也是《ERE》的源起。然而音乐也好，艺术也罢，其可阅读性很大程度上不在于“阅读”作者说了什么，而在于其所传输过来的信息勾起了怎样的回忆与想象。

2017年6月9日

那天，英国所有的头条新闻被“大选”话题所占据，而从伦敦到北京的飞机上，耿大有遇到了“思维导图”（Mind Mapping）的发明者 Tony Buzan。昏暗的灯光中，他注意到正在一位看书的老人，他并不知道对方是谁，只觉得这位身着粉红色西装的绅士分外吸引人。

接下来的几年里，耿大有时常会想起当年的那场偶遇。他重复地提及从 Buzan 口中收获的一句话：“人类共同的记忆是想象力。”

“为什么这么久过去了，你还把那句话记得那么清楚？”

“因为，那句话当时给了我很强的冲击。”

如今，当年伦敦国王学院的心理系大一学生已经拥有了相对清晰的志愿与理想。新年伊始，这位当代艺术家与爵士演奏者、音乐制作人袁绍哲共同完成的实验性音乐专辑《ERE》正式上线。前者将创作音乐的目的与自我的志愿结合起来：“我们人类总有对许多符号的共同认识，而找到这些共同的符号，把周围的人连接起来，是我创作的一个很大的初衷。”

ERE，三个字母，唇齿轻触两次，完成对这个名字的发音。它是耿大有两次个人展览所作空间音乐的合辑，亦是独立的音乐作品。偶然之中，艺术家首次个展《生命是一场永恒复返的荒诞运动吗》(Is Life An Absurd Movement of Eternal Recurrence?)中核心词汇“Eternal Recurrence”的首字母与今年春天发布的大型线上个展《此处，无处》（Erewhon）的前三个字母巧妙统一，于是便有了这张音乐专辑的名字。

人很难绝对地独立而行，而耿大有之所以执着地将装置、行为、影像、印刷物、电子游戏……当然还有音乐和策展，收纳进入个人的艺术创作之中，与19世纪德国作曲家、剧作家瓦格纳（Richard Wagner）提出的“整体艺术”（Gesamtkunstwerk）不无关联。这位青年艺术家将自己的一切创作想象成“剧场”。剧场里自然不能少了声音，但音乐在脱离开所谓展览或剧场的空间时，应当拥有自己的场域与世界。“我要让展览中的音乐作品重获自由。”耿大有如是解释他让《ERE》存在的理由。当然，《ERE》并不是展览配乐的简单抽取，而是在创作者考虑到观众与听众的差异之后，做出了让作品走向整体与独立的调整。这里的声音也许变低了，那里的声音可能调高了，或增添了新的听觉元素，音乐在绵延变化中形成了新的自我。

“记忆的锚点”，是耿大有对音乐的形容。“当我听到一首音乐的时候，可能马上就会想起当年很频繁听这个音乐时我所做的事情。我所有珍贵的记忆，都会融到一首曲子里。当我很久之后再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眼前浮现的一切都上了一层记忆的滤镜。”他说，音乐是直接进入脑子里的。与传统中人们所理解的阅读不同，音乐是可以通过声波共振直接地进入一个人的大脑，调动起一个人的情感的，声音的振动频率拥有影响一个人精神的力量。

同时，音乐的可阅读性在很大程度上不在于“阅读”作者说了什么，而在于其所传输过来的信息勾起了听者怎样的回忆与想象。

谈到音乐的神奇力量的时候，耿大有的观点再次回到了“人类的共同记忆”上去。他继续说道：“如果人和人能够对同一个作品产生共鸣，就意味着我们生命中有一个部分的情绪、感受和记忆是类似的。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大部分人可能一生都不会相见，但是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记忆，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产生这种连接，我也希望能够捕捉并且搜集这些共同的记忆。”

2021年8月21日

那个夏夜，虽应该属于夜宵时刻，但仍处于耿大有当天的晚饭时分。他收到了好朋友袁绍哲发来的一份音频文件。那是他正在筹备中的第一次个展中的一首音乐，刚刚完成最后的混音。耿大有随即打开了这首曲子，听过之后，抬头说：“这完全就是我想要的。”

我十分好奇两位在创作上从未有过分歧的艺术家之间的共通之处和默契所在。耿大有说：“巧就巧在这儿，我无法解释原因，但我们经过讨论和实验之后，在完全没有歧义的情况下，很快就可以找到想要的声音。

这回答不足够解答我的困惑，却也在无形中呼应了回答者进行艺术创作的缘由：“我想展示和提出无法被解决的问题。”也许，那些写在与耿大有有关的作品中的荒诞与虚无，恰巧回应了我永远都在追问的“为什么”。

德国作家、哲学家、电影导演Alexander Kluge在与艺术家Gerhard Richter合著的书籍《来自静默时刻的讯息》中收录了奥地利哲学家Rudolf Steiner在一次讲座中对“偶然”的理解。“什么是偶然？偶然就是落在我头上的事物，是自然和万物赋予我的馈赠。偶然的反面可以是脱离，比如某人脱离了我，脱离了共同的事业；也就是无用之物从我之所有分离出去。”

在就《ERE》这张专辑而进行的沟通中，两位创作者亦不约而同地创作中的“偶然”、“可控与不可控”。

袁绍哲说，他总认为音乐与美食很像。如果说让一道菜成为美食的关键在于对调料的掌控，那一件音乐作品的精髓便在于赋予每一个音符的能量与情感——这些都不是在标准之内能够得来的，而是允许偶然发生、并将“偶然”进行多次实验后的结果。“我与大有都是那种想很久，然后才做的人。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会想象自己对什么是可控的，但同时又保留着对想象之外的惊喜的期待。”

耿大有在《ERE》中保留了许多“粗糙”的声音。不那么符合“乐音”的卡顿、挤压拉伸后的声效、常规录音中不会被保留的种种环境音……通通以或被留意到或不会被听清楚的方式留在了作品之中，他认为这些意外，是在声音制作过程中的一种“偏移“，而“偏移，其实是一种自由意志的体现。”他发来一篇关于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解读的文章，文中写道：“马克思敏锐地感觉到，这种‘偏斜’就是‘自由意志’，是特殊的实体，原子真正的质。”而耿大有之所以将“错误”的概念纳入个人的艺术创作，是因为他相信那些不经意弹错的声音、那些对声音刻意地破坏，都有着它存在的理由，而他想做的是去寻找和接近那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来解析的答案。

2022年2月20日

我问正在为《此处，无处》而工作的耿大有：“你这次展览的主题是什么？”他只说是个线上展览，而没有回答“主题”之问。

可能，普鲁斯特的鸿篇巨著《追忆似水年华》正是其没有给出解答的答案：创作无需主题，只需要展现。

耿大有曾这样描述自己的艺术实践：“用文学举例的话，我认为我的整个创作过程是抽象意识的实体化，当我回过头来看时，会发现那已经是一本写好的书了，然后我自己再去读这本书。”而对于倾尽了生命力的《追忆似水年华》，普鲁斯特同样有过类似的表达。普氏说，这部书他写与不写，都已经存在在那里。

耿大有自言生活里的自己是个过于重视理性与逻辑的人，生病时是他难得的“摆脱了理性主义诅咒”的时刻。他一边说着“保持健康和清醒才是更有难度的挑战虚无的方式”，一边又承认自己在“糊涂”的时刻收获了平日里感受不到的东西。

这次接受采访时，他用《追忆似水年华》中著名的“玛德琳蛋糕”式的勾起回忆的方式来解释对音乐作品的期待。“举例来说，我很想念一个人或者很想念一段故事的时候，我想到的可能不是一个人的具体的形象，而是我一起喝过的咖啡的味道和热度。那个非常细小的锚点会一下子勾起、然后渲染你对过往的很多记忆。”唤醒他人沉睡的记忆，正是耿大有对自己所产出的作品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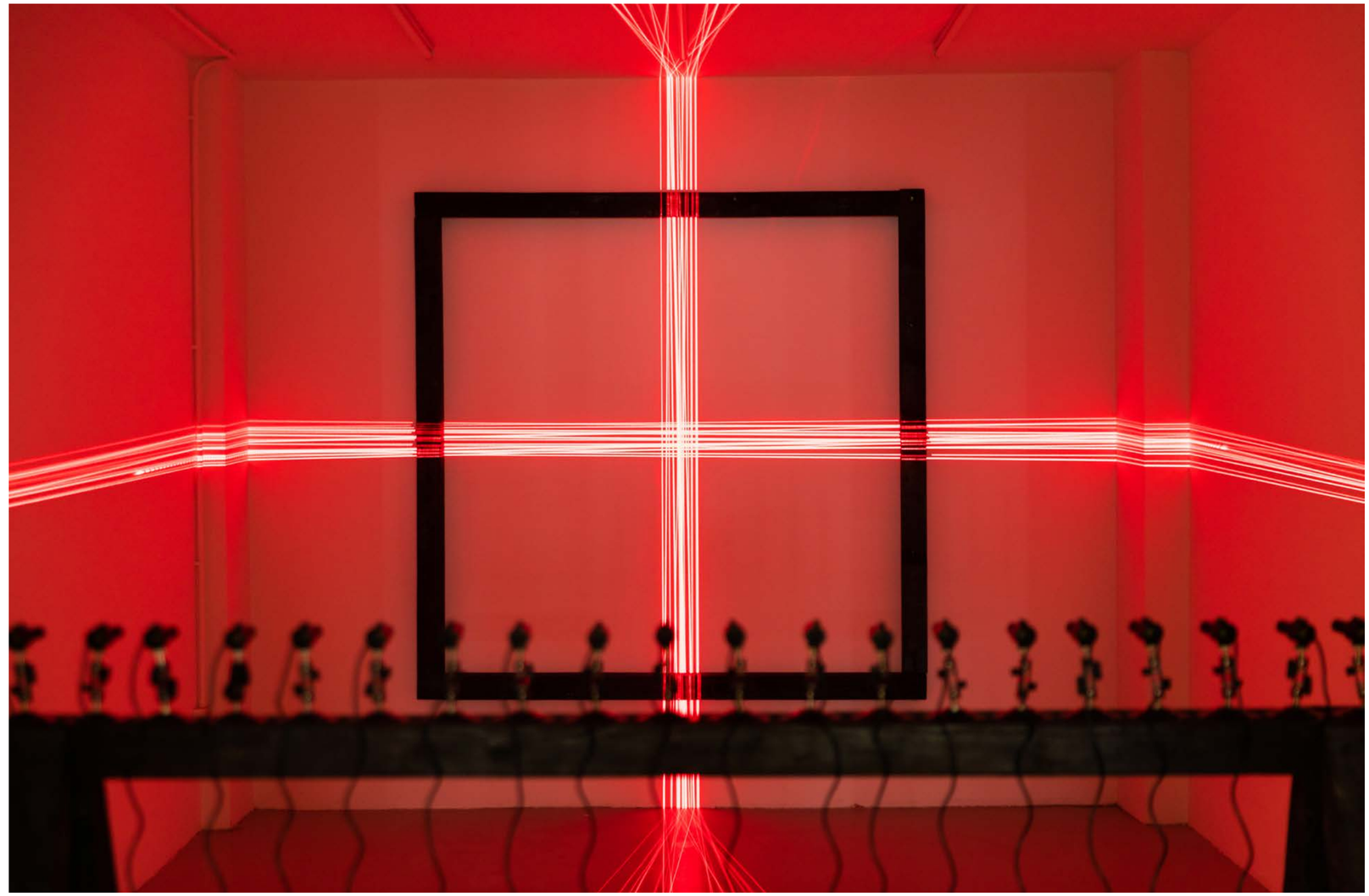
面对《ERE》的两位创作者，一位是当代艺术家，一位是爵士乐的演奏者和研究者，老生常谈的所谓当代艺术或爵士乐能不能“看得懂”、“听得懂”的问题再度被引出。袁绍哲坦言，人们在聆听一段音乐的时候，往往最直观的反应就是自己喜不喜欢，而却不太会去思考创作者的想法。他说：“这也许就是很多声音艺术，包括自由即兴作品，总是处于‘小众’边缘的原因，因为它们和大众的思维方式不够一致。”耿大有则补充道，自己作为一个输出者，本身是孤独的，因此期望可以通过作品而和他人、和更广大的世界联系起来，但他却也不能否认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导致了所谓“不被理解”的出现。

音乐的好与坏、高级与低级，本身是不应该被评价的，但阶级和文化资本的现实存在无可避免地导致对于艺术作品审美的不同。“作为普通人，我们都会产生分别心，但是可以尝试去避免。”对话间，耿大有并没有将话题专注于某一件作品，他总是把话题放得无限大，然后延绵出一种古典的慈悲之心。“音乐本身非常丰富，但你的生命绝对比听到的声音更为丰富。”

采访结束后的某一天，我翻到了多月前的一篇日记，上面赫然写着：“我已经有很多年都不再是一个拥有‘宏大愿景’的人了，这和性格有关、和经历有关、和性别有关……但却因为听了这个人的愿望，让我意识到自己还可以拥有宏大的理想。这不是源于你对我的鼓励，而是我从你身上看到的力量。”我不记得日记成型那日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咖啡是什么热度和味道，却想起了往日的自己。

2023年1月1日

《ERE》祝你新年快乐。介绍词说：“音乐是追忆最好的媒介。”



《十方天女》(2021)，空间装置，尺寸可变，十字激光发射器，木料

《西西弗斯的解脱》(2022)，大地艺术，大理石，鲜花，尺寸可变

耿大有在《ERE》中保留了许多“粗糙”的声音。不那么符合“乐音”的卡顿、挤压拉伸后的声效、常规录音中不会被保留的种种环境音……通通以或被留意到或不会被听清楚的方式留在了作品之中，他认为这些意外，是在声音制作过程中的一种“偏移“，而“偏移，其实是一种自由意志的体现。”